# 易內傳

# 易内傳卷之六

下經

蹇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建不拔之基必占地利尤必得大才行正道惟大才始能經大業惟正道始可仗大義　東北為冬春之交、初陽解凍、而山高凝陰方深、故艮遇坎為蹇、西南為夏秋之交、坤土長養、萬物順成、故坤值離為晉、而出蹇者、必去東北而趨西南也　强弱無定情、險易亦無定勢、西南東北、固非泥定其方也、在識時務者審之耳、光武屯河内、徇河北、是即東漢之西南也、秦王勸高祖早入咸陽、不必還守大原、是即唐之西南

也若周平棄鎬京而居洛宋高捨建業而處杭豈非自處東北而坐失其利乎屯師蹇皆戡亂之卦並尚貞者仁義為威天下之本也師用丈人蹇利大人者濟時必資命世之才也居易俟命之謂西南行險徼幸之謂東北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險在前則責任無可謝而目前之機會尚未可乘此時決策甚難而相機必審惟明哲者能見之也見險

者深明禍亂之機也輕躁之徒急功喜事冒昧一逞總由不識時勢耳

得中豈必得天下之中觀當時之形勢而扼其樞不為奸雄所竊則勝算在我矣王者之審時勢而宅中亦猶君子之隨時以處中也得中曰往然未嘗不妙於止如沛公初入關中封府庫以待項羽往而有止之用其據漢中燒絕棧道以圖進取又以止為往之用也故惟能止者能往

上節曰止下節曰往機未至不敢先止其所當止所以觀變而俟時勢所在不敢後往其所當往所以制變而握要

知濟蹇之用則知止所以為往地也往而得中而又輔之以元者行之以仁義則其往無弗善矣斯為濟蹇之妙用故曰蹇之時用大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泉出山下源靜深而勢順故為蒙水在山上流衝激而勢逆故為蹇君子處蹇以為必先立身於至順然後可以正世之逆修乾之易所以知險修坤之簡所以知阻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也唐陸贄值朱滔之亂敎德宗下詔罪己得反身之義矣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彖傳利往而爻每言往蹇者三四六不宜獨往而初地淺不宜輕往也不然苟安自全於時事奚裨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係以王臣者明不可委之責也以天下之蹇而一身任之竭力求濟有死無二必如此始無愧王臣身家念重者不前。富貴情深者多詭。即功名志熱者亦弗誠。二之匪躬。則惟知有宗社蒼生。而三者俱不足以累其心。晉祖士雅。宋宗汝霖。其庶幾焉。

九三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濟蹇專任己不可。故諸爻言來反。來連來碩。五亦曰朋來。專任剛不可。故三宜反就二陰。專任柔不可。故四宜連三。而上宜就五。天下事所以致敗壞者。都由人事偏枯執拗。各懷自爲之私。若剛柔相濟。彼此協於上下同心。何事不可濟。何難不可平。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連者傾心相屬、唐許遠謂張巡曰、君才十倍、非遠之比、由是帷幄之謀、一資於巡、四之連三類此、　器識浮淺之人、輕論天下事、虛夸無實、何濟之有、曰當位、實見宏濟艱難。非具真實學術經濟者不能勝也。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朋來者艱難之際、略君臣之分、講朋友之好、乃可以共立功名也、五懷濟時之志、自不乏從龍之彥、如光武舉事、而鄧禹仗策來謁、耿弇北道主人、是已、　五雄才大度。能以小心節其智略。以沈潛節其高明。所以一時豪傑傾心効力。節兼兩義。內之生聚敎訓。警

戒修省此節宣也外之推誠專閫重戒勿殺此節制也光武保全功臣委任不疑得節之道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需之上險將平而以才弱故敬容終吉蹇之上亦險將濟而以才弱故來碩有功可見處事變之會當度德量力若才未能獨建非常則依附命世之雄克奏翼贊之猷雖因人成事固亦共著其休矣　人患無志不患無才誠以社稷蒼生為念無才者可以有才矣誠生明志帥氣也

解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蹇後爲解大難初夷民始就安如嚴冬之後生意微弱正宜春和培養其氣若復興動不寧則民無以遂樂生之心而國家之元氣難復矣周殪殷之後即櫜弓矢求懿德是來復也祿父不靖不得已東征而民不擾仍安無事之天至營洛定鼎民大和會深得西南之義矣　來復者國家本安靜無事既經蹇難如剝而趨復人主當爲斯世養微陽也故无所往而來復者前此動而復其所也即有往而夙吉往亦復也觀來復之義知王道不踰心學養民一本養心　有往夙吉安天下之本也漢世祖初遣馮異徇河北勅

曰、征伐不在攻城屠地、在平定安集、其後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殊有合西南夙吉之義、　蹇言戡亂其利西南在形勢、此扼要制勝、所以開解之先、解言致治、其利西南在經理、此奠民定居、所以繼蹇之後、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未解之先、動以戡亂、方解之時、動以興治、非戡亂無以平世路之險、非興治無以靜人心之險、前之動、平有形之險、其事著、後之動、靜無形之險、其意深、所謂動者、興禮樂、明教化、與民休息之事也、　前此厭亂

已極今望太平方殷、非與之休息、安能得衆得中者、難發時、以剪除殘害為中、難平時、以撫循休養為中、實有體國經野忠厚垂基之事、與漢文恭儉無為憚於更化者不同、制定民安、國本不搖、固不必以功見、即不獲已而有往、惟致康定之略、非張撻伐之威、故曰有功、

雷雨之解、固出於動、然貞下起元、物已內含生意、造化特迎其機而動之、曰作者、出震之時、雷始發聲而非迅、始雨水而非淫、鼓動和氣、暢其生機、猶之聖人作而萬物覩、是西南來復之氣也、觀豫之雷奮、復之雷在地中、屯之雷雨滿盈、而解之雷雨稱作、讀易者、可以知氣數矣、可以知因時利物之道矣、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之作、天所以鼓達和氣、蕩滌不祥、君子於擾攘甫戢之餘、體天心之仁愛、布寬大之詔、矜無知而化不肖、開人以自新之路、正安輯人心與民休息之務也、然過則竟赦不問、犯罪但從末減、寬政中自存大法、與肆大眚行曲赦者固異矣、唐初李素立戴冑、粗識此意、孔明治蜀尚嚴、猶子産救鄭敝之意也、歐陽公尹開封尚寬簡、承包公嚴肅之後也、各因時勢不同、赦過宥罪、略小譴者、所以解散鬱結、而養和平之福、射隼獲狐、僇大奸者、所以解除克蠹、而正根本之治、觀孔子為政於魯、釋父子訟者、而聞人之誅

不貸仁育義正固並行不悖也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大難始芟、多事固足激變。弛事亦以養奸。初之柔靜濟以四之剛斷。不多事。亦非弛事。得西南之道矣。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解之時、新恩始頒、人人有覬幸之心、而小人因緣為奸矣、夫過可赦、小罪可宥、而君側弄威福者必不可容、二曰獲狐、四曰解拇、五曰有孚於小人、上曰射隼、周公於一卦中數言之不憚煩、豈非以致治功、務防亂本哉、夫邪正不並立、君子與小人不同朝、小人之

黨易緐、而君子之勢常孤、不獲三狐、安能得黃矢、解之赦宥道用寬、然一於寬、未免養奸、非道之中、二以斷除三狐、乃爲寬嚴適中、所以輔仁柔之主而濟其不逮也、吁、負乘可以已矣、而小人猶不知休、即赦宥之朝、不能曲貸之矣、甚矣章蔡諸狐之愚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小人竊位、不顧名義、未嘗不懼利害、未嘗盡泯羞惡、聖人醜之以負乘者、告以名義而激其羞惡也、危之以寇至者、諭以利害而諷其引避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初小忠小勞、効勤於四、猶拇也、聖人恐其諂以為才而大用之、如王安石之信惠卿、張魏公之信呂祉也、故教之但錄微長、無輕任以國事之重、則處之得宜矣、夫大臣不昵私交、所以布公道、布公道、所以廣忠益、寧有解拇而朋不至者、　初不當位、柔荏過當、不可任國家大事也、初安於柔、可免身咎、四能用斷、可集衆益、此陰陽强弱之分也、初之柔宜求庇於四剛、而四之剛必不可昵初柔、此陰陽賓主之分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五仁柔有餘、英斷不足、誤以赦宥大恩、用之不可貫、

之大慾、此小人所以無忌也、曰維有解以勵其勇、曰有孚于小人以堅其誠、不誠不勇、安能制禍亂之原、恭顯殺蕭望之、元帝已燭其奸、乃以免冠謝罪而赦之、恭顯益無所憚、甚矣去奸不斷之為害深也、 去朝廷之小人易、去君心之小人難、使君志不清、繫戀小人之私未斷、即有數十君子、數百彈章、不能與君心爭、往往外廹公議、而內牽私情、去之不力、反助其勢而益無所忌、故去小人、先清君心、而以小人之退為驗、 去小人、仍是西南平靜之理、非喜事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吉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先儒謂人臣去君側之惡、其功過於克敵、蓋敵者門庭之寇、君側之惡、則腹心之蠱也、小人柔內之柔、為毒巨測、始焉柔媚而為狐、毒已隱中君心、而情狀詭秘、人莫之見、即見之無從制之也、迨鷙而為隼、罪惡大播、公論難容、人主始不能骫法而護之矣、吁、與其僇於惡極罪大之日、而國已重受其殃、何如除於始進用事之頃、而生靈未深其害乎、故二之獲狐、慮深而事逸、上之射隼、功赫而力勞、 赦宥亦初寬小人以自新之路、無如其不自懲艾、不得已而用獲用射、則自取解悖之誅、無辭解免矣、 西南二字、冒一卦言、其作用正大、為萬世奠太平、如據西南平正之勢、不

蹈險地也、動以免險者、去世險以就平也、西南也、得衆得中、赦過宥罪、自處平易以化世之險也、西南也、獲狐射隼者、去朝廷之險以就平也、或用力枝幹、或深培根本、動靜因乎勢、寬猛因乎物、時中之道也、故曰解之時大矣、　君道得其平易、世道自消其險阻、

## 損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下乾上坤曰泰、今損下乾之三、益上坤之上、於上增而於下減、故曰損、人君本以益民、豈容損民、不幸時值多難、國用莫支、如不得已而餉兵贍土功、或取此方之盈、周彼方之急、偶然而用損、必實有為國為民

之心則其損也正其益民之苦心也曰有孚元吉言非有孚則不可用損也二簋用享豈輕祀典而儉其祖宗天地哉以天下安危之故孚於天祖矣大者且省他事無不可儉矣如是而吾用損之深心質諸鬼神告於百姓無咎而貞矣豈同於困至難給之民力為甚無益之徵役者哉　王制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者萬世之恒法也郊特牲云凶年祀以下牲者一時之權道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應有時者、言非損時則不可用二簋也、要之聖王之事、雖有時而殊、心無時而異、用牢告虔、為民敬神也、二簋以享、亦為民請命也、一於有孚而已、可信乎幽可信乎明也、

損益盈虛、時所趨、即理所當然、造化人事學術皆有之治道隨乎時、用損者時為之也、理也、非理則非時矣、全易之理、總一時之用而已、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澤受氣於山、而亦以滋山、民待治於君、而亦以益君、然惟以氣相通乃能相益、山下有澤、則氣格不通、故不得不取澤以滋山、此以損為益、損彖之本旨也、懲忿如閑山、貴抑情觀理以平其勢、法用斷、窒欲如塞壑、

惟靜心求理以澄其流法用漸夫惟能損身累以治吾身然後可損民以為民也　忿之来也方熾當懲其勢欲之長也無底當窒其源惟懲窒然後可行損道故有闕雎麟趾之心者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學術中有盈虛心性時有損益惟存心者獨得之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已事遄往者匡正大臣之熱腸酌損之者委曲補救之苦衷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損有以損為益者、初之酌損、盡匡救於良友、蠲濁揚清之事也、有以不損為益者、二之弗損益之、不貶損其風節、端本植末之事也、其設心則一而已、二心膂之臣、其任國家之重、必正己而後有以正物、上國勢方振、其慰生靈之望、惟無私而後可以無外、故二爻並繫以弗損之辭、言損之時、所恃者不損也、君之有孚、臣之貞中、均弗損也、內弗損者、乃可用損於外、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易數以兩為用、自兩而八而六十四、皆兩也、兩者陰陽相濟之妙、兩相濟、則二而一矣、若間以三、則二而

貳矣、陰陽理數、以兩相濟而成化、學術治道、以兩相濟而成功、類聚羣分、以兩相濟而成交、甚矣兩之用善也、知兩之用、則知損三之善矣、　謀事者兩人同心、商略可否、則事無二三、可斷然行之、有一異志者參說焉、則成議反為所惑、雖善謀亦阻矣、故曰疑、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初之遄往、與四合志也、於四之損疾曰使遄、遄再言之者、以四之疾、療之當捄焚拯溺、不可少待、柔懦之習、怠於改過、故語以使遄、鼓其勇以求益也、　損疾僅能改過、何以可喜、蓋其疾也有無方之累、則其瘳也、為意外之喜、損時朝野交病、四大臣係國命之重、

能療身乃能醫國可喜者為民慶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損慼運也自初至四。皆有危辭。至五上而著威美之占者。經懲窒之後。君德清明。治道日昌。人有太平之望矣。朋龜之祐。得臣之利。轉慼為慶。存乎其人。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經困憊之餘。國事初紓。國用初贍。則下有殷殷焉澤之心。而上亦有行惠以慰民望之意。然恐其近於市恩。故言弗損而規以貞。蓋前之不得不損者。非有意

求

富也與時偕損爲民策緩急也令之不損爲益者非有意施德也亦與時偕益爲民計久安也故曰損益盛衰之始

益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治天下在順人心順人心在公其利公天下以利斯能長與天下共其利有往涉川見益之無所不利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朝廷降蠲賑之令而貪吏猾胥視爲欲壑恣其侵牟

上徒損其帑藏、下未沾其實惠、至以詔旨為虛文、損上而民未說、益下而恩莫光、良由奉行者中格之也、故人主加意民瘼、必慎簡良有司、乃能自上下下、人人蒙澤、曰大光、見王道之大、能使德施廣被、無不蒙其休光也、　六府孔修、三事惟和、其益下也大矣、不待發粟除租之際也、曰中正有慶、言所以益下者由於平日修德勤政也、夫治國如養身然、有中正以理其性情、然後能自上下下、和營衛以流通其氣血、故中正治之本也、木道之行、中正之用也、中正以益民、百年久大之業也、行補助以益民、一時賑救之事也、必有百年久大之神、乃能行一時賑給之惠、木道、仁道

也、震巽春氣之全、有始物亨物之用、故能濟物濟險、夫益易道也、惟易知險、動則赴理也敏、而不以難行為憚、巽則入理也深、而不以有得為足、故能日進无疆、顏子之請事動也、無所不說、巽也、陽春布和、土膏滋發、品物咸亨、無方之益因乎時也、故益下之道、總隨乎時、布大賚於望澤之會、則民心大洽、其說无疆者、因乎時也、故非常之惠不可數、而說民非與民為市也、本中正之德以厚其體、而奉天地之道以大其用、故曰益之道與時偕行、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得雷之奮而咸以行和、則其入物也有勢、雷得風

之入而和以濟威則其動物也有情此天地時行之益道也學之用奮用入亦然善則遷過則改雷之奮也無不遷無不改巽之入也蓋其知善之量無窮不以己之有善而自弛省過之心甚密不恃身之無過而偶疎故善日遷則糾過益嚴過日改則求善益精兩者相為益亦若風雷之交益也

風雷自相益斯能益物故治國必有君臣交益之德斯能益下无疆學者必有內外交益之功斯能日進无疆

懲忿窒欲是勉力克治之事至善則遷過則改用功漸見純熟此損益之別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以新進受踰格之眷遇、必當有非常之報稱、而其爲之也、務深思遠慮、惟懷永圖、未可任一往之氣、啟紛擾之端、夫人臣報主、非感私恩、況受殊知、得不以盡道者竭忠乎　不厚事者、言初素未任重事、一旦身當其責、稍未盡善、即負吾君知人之明、而重貽之以憂、故無才者宜量力受事、而有才者宜竭力以善其事、王荆公始受越職言事之詔、驟履政府、宜不能虛心長慮、而執拗自用、更法擾民、此徒懷大作之志、而不講於无吉无咎之道者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人臣以益己之心事君、則不能益君、以事天之誠事君、乃能不負受君之益、永貞者、責其始終以益君為心、而事君如事天也　益二之外來、與比初之他吉同義、凡為寵利而効忠者、非忠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三素具才識、投之以艱危、益從困憊中、倍深磨錬、故无咎、有孚者、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不萌怨尤也、中行者、隨方應變、剛柔得宜、所以遂其孚者也、告公用圭、言不敢專也　凡臣貴乎孚中、況艱危之任、重闗利

害、稍失志、則民命國計隨之、故惟精勤無二、乃能履險而不動其心、必舉事適中、乃能臨變而不括於用、夫畀以凶事、豈以國事為嘗試哉、亦知其才之可為而策勵之耳、漢蘇武抗節匈奴、宋孔道輔富弼正辭契丹、韓范為招討、籌策邊患、其無負凶事之益乎、若非才識出衆、而漫以艱危寄之、則是委之於敗亡之地、既非所以處其臣、而謀國亦大失矣、鄭文公之去高克而棄其師、可鑒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四為君任益下之事、內則公卿匡理、外則藩翰旬宣、

其任大矣、非盡道適中、安能副吾君之委寄乎、故非中行不能告公從也、遷國之事、後世難言之、而唐虞三代數為之者、其德澤入人甚深、大利所在、民與同休戚、樂為之也、盤庚德稍衰、再三告諭而民始從、元魏遷都、而其臣民俱譟者、性不習中土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五巽體剛健沈潛之主、以惠濟蒼生之實心、極盡益道、為天下致樂利之休、非徒施小惠為一時之邀結而已、故民心與王心相孚而戴德於弗替、夫上虛文以飾下、則下亦詭迹奉之矣、上以誠待下、則下亦誠

應之矣、何以惠我德、而後為大得志、夫治天下不至於民不能忘、則人君未能一日慊於其懷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人主之道、在以一人益天下、非以天下供一人之欲也、夫以上而求益於下、已非體矣、況於虐以求之乎、利者害之門、怨之府也、此周厲所以致流彘之禍也、

五以惠心而有勿問之吉、上以心勿恒而致外來之凶、繫占於兩心之得失、而知人主之一念所係、非淺尠也、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夬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王庭者紀綱名法之地、小人肆志君側、必聲其罪於朝堂之上、明正典刑、布告中外、使天下咸知其罪狀、而吾君不致以疑貳不決、小人得逃於法外也、韓魏公名任守忠於殿廷數其罪、即日押謫、得此義矣、孚者孚於君也、能以心見信於君、乃能以法除君側之奸、號者號於同朝之衆、大振朝廷之公憤也、既孚號而更云有厲者、恐君子恃衆憤而踈其防、小人且得假朋黨之説以惑君聽也、曰不利即戎、去小人、但用司寇正其刑、不動聲色、而使自伏其辜、若欲用兵朝宁、則發大難之端、激小人不逞之志、傷國體而壞元氣、

人心為之動搖矣漢何進欲去十常侍不能明罪致誅而陰謀不決獨名外兵致生大變是昧於揚庭孚號之義而輕於即戎者也故任大政除大慝者在斷其所當斷而忍其所難忍

有不得不即戎者乎勃之誅諸呂以兵柄在其手也竊國大盜非兵不能致勦也有不利即戎者漢末唐季之誅宦官捕鼠但用猶搏虎之用力用衆也

小人陰賊大創之則竄伏叢社而生內變蓋戡亂清邊徼用動而除奸肅朝廷用靜也故殲不靖之亂夫易祛依據之鄙夫難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

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剛決柔是春秋正名書法柔乘五剛是春秋斷罪公案其危乃光怵君子以戒慎修省之事五象云中未光箴人主以正心誠意之學時時戒懼省察俾理明於心而無障蔽之私則私害不惑舉錯皆當矣是謂危者使平復為陽道之始乾為陽道之終而於夬曰乃終喜其盛而憂其衰也此乾上所以亢坤上所以戰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施祿者布澤於下居德者聚財於上不曰居財而曰居德者言財本行德之具而闇主自壅之也夫人主

志在惠下則掊無所容唐皇甫鎛聚斂入相宋章蔡當國務剝下由人主好貨有以啟其奸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天下事審義亦審勢義可勢可又必度己之德與力為行止義斯全矣初不審勢不度德力冒昧一往即謂之不知義可也為咎者明壯往之失不得委諸氣數也以五陽之世而不能勝小人豈非自致之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白晝之盜人所及防而小人陰狠莫夜為奸防禦不容稍懈而又不勝其防惟我有制勝之道不必勞勞捕戢而彼自無所逞如人家厚垝垣固藩籬以禦夜

竊也、武三思當中宗復辟之始、而恣慝宮帷、蔡京值司馬執政之日、而曲意容身、皆狼戾不測、莫戎之㝡黠者、欲執而誅之、則罪隱難按、安而待之、則為蠹日深、要在正己格君、修德勤政、自足以制之、不難著其罪而除之矣、故歸其本於得中道、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持兩端之見者、不可圖機事、避形迹之嫌者、不可與深謀、故勵以夬夬、又勸以有慍无咎、夫事患志不決耳、志一決、自可不徇情面、不避嫌忌、不妨夬夬獨行、

不妨遇雨若濡不妨有慍陳平於二呂得之矣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有識之志才愈大心愈小小心才識愈廣故聽德惟聰無識者好自用自用知能愈索故心勞日拙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五於上狎昵已久濡染既深神志盡為所用非衆君子朋力攻之安能伸大法於叢社間乎故五不難於中行而難於夬夬惟夬夬乃可以用中　二曰得中道已既正而物之邪自莫勝也五曰中未光外雖強而內之垢未能滌也中不在迹而在心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小人當始進時能安其分豈至有无號之凶夫衆正壓邪如大陽之消冰山小人宜自知殃及速避賢路矣而猶呼號三陽洪忍乞容何其愚也不直曰凶而曰无號終有凶聖人亦不忍小人遽陷大僇示以知終或可早休而自免也

姤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陽之長也至四陽始稱壯陰之長也僅一陰已云壯蓋陽道光明而寛大其勢緩陰道曖昧而深峭其勢厲人但見國是大壞在君子不勝小人之時不知所以壞者由君子輕昵小人自與以間也聖人教君子

莅小人以嚴正。勿以小技微勞而授之機要。勿以曲謹承順而託為心腹。夫君子雖不可以非道說。而小人偏能詭於道以取容。自非知人則哲。深明物幾者。不能不為之蔽也。惟李文靖得之。 勿用取女。如詞曲所謂惡姻緣也。愛相取中。孰知其惡相攻。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柔遇剛。柔之壯也。君子之氣勢方盛。而一小人敢於進遇。其意已無羣陽矣。聲音笑貌之間。君子隱墮其彀中而不覺。往往以瑕示之。資彼所恃矣。 曰不可

與長、則知小人之長、由君子與之也、此時小人消長之機、猶在君子掌握、固宜慎持其柄、毋借彼以勢、而自受其戕賊也、此與坤初馴致其道同義、 剛遇中正、謂二五剛中相應、可以抑制陰柔、君臣之遇得其正、與天地之遇同其功用矣、 柔遇剛者、陰蠱陽之害氣、天地相遇、剛遇中正、則陰陽交濟之善氣也、善氣培之使厚、則害氣無從入矣、蓋柔進遇剛、則柔為主、相遇則剛為主、明乎主客之分、可以知姤義矣、故曰姤之時義大、知其義、則得遇之正、而陰陽和、萬物昌、失其義、則蒙遇之害、而陰陽乖、萬物壞、 大全吳氏蔡氏説諸爻、皆以遇初為快、夫遇此柔牽小人、可

以為快乎惟李氏胡氏說確大全與本義俱謂二不遇於初夫三遇剛與上之姤角同豈求遇陰邪者但不度機勢躁進獨往是以蹶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人主之心不可一日與小人遇不可不時與百姓遇心常與百姓遇則小人不得盈吾之心而隔吾上下之心和氣之洽所以化陰沴也施命誥四方則德意下宣民隱上達小人無所容其奸如醫疾者使一身元氣充足血脈通暢則邪氣自不能侵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小人汙行善跳梁、故象豕之蹢躅、金堅物、象二剛、初非能自止者、遇二剛乃為所繫、不敢輒進、非其真心甘自繫也、夫知其非出於真心、可不虞其思逞而早為計乎、　小人善以柔用人之剛、非獨能羣同類、更能羣君子以攻君子、曰柔道羣、小人情狀盡出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二陰浸長之遯、二所變也、故包魚之時、早有利賓之戒、夫在吾轄制中、不動聲色、而坐戢其勢、晏如也、事可為而漫不及防、及不可為而後防之、艱哉、　曰義不及賓、以扶陽制陰之權屬二也、義無可謝也、五曰志不舍命、以搏撓氣數之權屬五也、命無容委也、要

之立命以義處義以命命義一理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邪人為邪人所牽是惡相攻故於初惡其牽正人與正人相牽是德相濟故於三恨其未牽曰行未牽言其當待同志而進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君子之於小人也持其正而已既不與之狎昵亦不生其嫌怨四自失其馭始不能莅以正而委以權繼不能平其情而激之怨使彼大逞其蹢躅背叛主人禍及生靈是誰咎歟　剝五貫魚姤二四包魚蓋魚

為水中之火、甘口而有毒、猶小人為陰中之陽、才可役而志不可縱、曰包曰貫、容之也、制之也、能包、則網中之魚、足為鼎俎之助、不能包、則縱壑之魚、將有跋扈吞舟之勢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陰性巧於餌人、而質不能持久、故象瓜、陽剛氣體高大、骨幹堅厚、故象杞、姚承菴之說善矣、蓋陽之正氣盛、則自足制陰、陰不抑而自萎矣、含章非一於靜嘿也、其智力深沈、人莫窺其涯涘、而舉動端嚴、氣象溫厚、使奸邪之氣、自然消沮、故能有隕自天也、　杞包

之象歸本於中正則知制小人不恃術略惟其身秉中正德器威容使小人望之自屈如狄梁公面斥二張明道正言斥王雱總由正氣勝耳其傷於激烈輕躁者德未幾於正也曰有隕自天則知天人一心矣豈得委諸氣數以自解哉夫志不舍命非強與命爭有以立命也陰壯陽衰天亦因乎氣數待人極力挽之而人甘自墮天亦無如何也人能盡道則理自可以主數矣理與數皆命也理者有定之命數者無定之命無定者天所以待人有定者人所以格天人事勝則無定亦歸有定矣語云兵莫憯於志鏌鎁為下可見搏捖乾坤祗在一片肝膽氣數豈足限人哉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初之柔、既善羣同類之小人、且能羣殊類之君子、此陰之方壯而巧者也、上之剛、不惟與小人為角、且與同類之君子為角、此陽之既老而拙者也、老而拙、氣洩而鋒盡矣、

萃☷☱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王者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則是所以萃祖考者、於萃人心處得之也、夫孝子享親、忠臣事君、萃之大也、故王之假廟、與士之見大人並重、用大牲者、備物告虔、竭孝子之誠、非一時之故文也、利攸往者、致

主行道、篤忠臣之義、非功名之私圖也、貞者、忠孝之忱、久而勿少衰者也、

假廟説

萃者氣之聚也、渙者氣之散也、人與祖考精神體脉、一氣相承、自然感通者也、然鬼神之靈爽、必依於人之神氣而後聚、使人不盡誠致敬、雖氣本聚者不能聚矣、古王者祀其先祖、致齊散齊、愛存慤著、聚己之誠以聚祖考之神也、灌獻合奠、以子弟為之尸、以祖考之遺體、聚祖考之神氣也、故假廟獨於萃渙二卦言之、蓋天下人心之聚、由其氣之聚也、人情之離、由其氣之隔也、故人之身、心不在、則視不見聽不聞、豈非其神氣之散乎、故存誠所以自聚其氣、氣聚斯人心聚矣、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享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民順以君之說則不專責以分而君民聯一體之歡君剛中而臣應之則非欲以要寵而君臣協一德之好聚之故非强合之為也

孝享曰致是所以孝親不俟假廟之時而平日之孝思於對越在天而愈切也聚曰以正則所以正身不待利見之時而平日之介節於始進登庸而益嚴皆天理之自然物情之自致者也故天地萬物之情即臣子之情可見矣情者天命之流行天命順則天地萬物皆順程子所謂擴

充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者水所聚、澤在地上、土厚水瀦、振而不洩、故為萃、若橫流氾濫、則水不安其所、民散之象也、君子以萃道治天下、戒不虞、所以保萃也、夫無事而黷武、啟四方紛擾之端、固非所以保萃、狃於無事而弛備、致奸雄萌睥睨之心、亦不知所以保萃也、除戎則與觀兵不同、蓋居安思危、聖王無逸之事、非後代之較射殿廷所可方也、西晉之始、撤州郡兵、不再傳而五胡雲擾、豈非大昧戒不虞之義乎、故貪逸者不得逸、無逸者永逸、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人但為徇小信、惡小耻、避姍笑、往往失己害德、不知羣邪讒訕、孰與正流擯斥乎、故初不當避一握之笑、但宜内省不終之疚、

志有定向、豈流俗所能亂、初惟有孚不終、而信四之念不誠、故不禁其妄比耳、君子寧孤立無助、不失身於可賤之人、曰其志亂、咎初先自懷二三、非人能亂之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二與五正應、君臣之交、更渥於衆、當汲引天下羣賢、

並萃於君、乃全乎聚以正之義、故二稱有孚用禴、五稱匪孚元永貞、言萃天下必以孚也、不誠未有能萃者也、天地萬物之情、誠而已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萃所當萃、乃萃以正、故君子寧依貧賤之舊知、不越分而妄附、三動心津要、舍上之正應、以求附於四、而四秉剛方、不徇私謁、三求親不得、徒嗟如耳、悔而思返、往萃於上、而云小吝、謂其窮而始斂、故交、非出於誠心為可羞也、　上於三為正應、而曰上巽、固端士可宗者、豈得以陰極無位詘之、三之嗟如、上之齎咨、

俱遭逢不偶、而上有風節能自修省、三乃動心榮利、三負上、上不負三也、幼安子魚之事可慨矣、　交固以正為歸、而尤尚正應、正應者、所謂故無失其故也、初與四為故、而懷疑亂志、三與四非故、而違分强求、夫苟為其故也、雖與公輔為布衣懽、而非附勢、康節於文富司馬是已、苟其非故也、雖抗談天下事、而不免為妄干、此昌黎上書僕射、所以致摘於先儒也、士君子之交際、可不慎哉、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近君當軸、身繫上下之萃者、四也、必若伊之保衡、周之逆衡、乃為盡道無忝、僅僅尋常稱塞於心猶多歉

矣曰位不當、謂受踰量之權寵、必有大過人之德業始能上下無負也。若云四宜遠嫌避逼、又謂羣臣宜比君、不宜交大臣、則漢唐衰世之事、非聖人意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除戎戒不虞、思患預防之深心、所以保萃之大略、元永貞悔亡、反躬恕物之至情、所以萃渙之大本、　帝王濟世之心無已時、既云无咎、又曰匪孚、正堯舜猶病之心也。夫元永貞之德、豈俟匪孚而始修、國語云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又增修於德、此義非漢祖唐宗所知也。曰志未光。言求萃之志、無時可自慊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處阨窮、操危慮深、聖人以无咎予之、取其德而悲其遇也、君子不能必人之我萃、但求有可以萃於人之道、無媿於心而已、未安上者、明仁人孝子、不敢自安之苦心也、

升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士以家為內、以朝宁為外、升內巽外坤、為出見天子之象、而布衣始進、或有交淺地輕之疑、不敢驟任大事、況巽性愼重、恐其遲回不前、故勸以見大人勿恤、而勉之南征、言必南征始吉也、升南方之卦也、巽東

南坤西南、故有南征之象、萃利見大人、言宜見大人也、升之時士切於仕進、其見大人何待言、聖人欲其專意輔主、而勿少有瞻顧耳、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以時升、令人有遺時思奮之志焉、有相時乘機之感焉、夫既以時升、而行事未順時、則動負此機會矣、巽順者、順天理而行道、順人情而趨事、總以順乎時而已、時者天與人之會也、升以柔為主、巽者柔之深幾、順者柔之德器、巽則小心以審時、順則虛己以隨時、巽者順之用也、惟巽斯順、惟巽順、故能應時而行

其志、此卦言順者三、巽之初柔坤之四柔為主也、
柔之升、其志非為一己、為宗社蒼生也、南征而建大
功、則致主澤民之志行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不曰地風而曰生木、木稟風氣而性聳上、與風性自
別、風在木則噓物、入地則殺物也、德者功業之本、順
德者、德根於性、如木欲長、順其性而無失、則德日長
矣、勿助勿忘、是積小以高大之功也、高其質幹大其
蘊畜也、惟其積、故趨於高大而不覺積即其順也、能
順而崇其德、斯順時而行其志、德與業均一順也、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晉進南離、升趨西南、並有向明之義、故晉三言衆允、

升初亦言允升、允者言相信以其道也。上合志、兌

初非干援、二陽非植黨、其翼運之志、相合無間也。泰

三陽同進、而升一陰隨二陽、以柔附剛、疑有强同之

嫌、故言合志、以明其非妄附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人臣事君以誠、升之時、士氣交奮、人人有建功立名

之心、恐其溺於寵祿、而不誠於報主、曰孚乃利用禴、

極言孚之為貴也、升二之尚孚、猶萃之二也

九三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升之時、上下一心、野無遺賢、士君子大展經猷之日

也、故曰升虛邑、　朝廷多忌諱、則人臣無建白、升時王道正直、無所瞻顧、可以坦然行其志而無疑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升以初四兩柔爲主、初曰允升、以始進寒素、必信友乃能獲上、而四曰用亨、以四近君受眷、必靖獻而後底績也、　大象順德、此云順事、惟德順於己乃能順以事君也、

六五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五撫升運、益恢鴻業、恐以好大喜功登用權謀之士、治道雜而不醇、故惟貞乃吉、惟貞則不至急功欲速、而漸臻上理、故曰升階、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覺

豫與升皆戚時也豫上冥而教之渝升上冥而引之貞崇高已極每易溺心而不覺故聖人於娛意時急警省之曰不息言貞一息則人欲日肆危微之機可惕哉　處升之終息極防消貪名不已則昧知止不殆之戒抑知外日朘者內日槁日消不富為酣迷寵祿者戒也无妄之二言未富言理之未充也升之上言不富言欲之能枯理也

易內傳卷之七

下經

困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之亨即坎之心亨也君子之心天理流行事有定識不為境遇所障礙故身有定守不以阨窮而轉移亨而貞吉而无咎在我可以自信不必沾沾求信於人何多言為　君子可以片言決疑解紛而不能以千百言取君相之信動流俗之心故謂之困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剛揜者剛被揜也身之貧賤可安道之幽閟則難安也說者處困之用然徒以和柔為事至於委靡苟容是自失其居身之大道也曰不失其所亨見君子學識宏通隨處有安土敦仁之素也君子道足於己無時不有所以亨即困時而亦不失其所也　剛者亨困之體質、中者亨困之作用、惟剛而中、故不尚口君子當困時、豈一味緘嘿自容、然議論愈多、爭訐彌甚、刺時過激、人既以為不近情、引古過拘、人又謂不識時務、吾道益窮矣、　兌為口舌小人之長技在悅人以言君子讜論益取時忌豈與小人競所長哉諸卦皆有美惡、兌之美、在悅諸心、而惡在悅以言、善用卦

者。得其美。勿犯其惡。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無水則不能生物君子不遭時則不能行道然君子必不以道殉俗而求全吾志惟其志定故不以生命繫心而盡吾分所當為成敗利鈍勿計也盖所謂亨貞不求亨於事而求亨於心論語之守死善道孟子之舍生取義皆此意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困之初處險之極下而陰柔昏暗若處幽谷遇事錯亂觸處障礙何能有所覿哉　幽谷者世境之暗。幽

不明者心境之暗心明則隨處皆光心暗則無處非幽谷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庸人以厚祿酣情君子以渥寵增懼明勝任之難也知酒食為困不敢朱紱徒榮矣　酒食非假象如古者燕饗使臣是已朱紱方來如春秋天子錫命後世重臣出鎮天子遣使加秩賜服之類亨祀者告於祖考所以敬君命也征凶无咎者言如是而往雖若凶危而實无咎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曰

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二非蒺蔾也三強欲據之以為安而二不為所據三見為蒺蔾耳四非欲困人者三強欲抑之以自張而四不為所困三徒自困耳上雖正應而才弱處危焉能相濟其進退失據皆德薄氣浮之故自致之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人久於車中亦自困鬱不舒四來援初間關馳驟而困於車志雖疾而行不得不徐非逡巡不進也 困以遂志為亨四雖才鈍而志堅能自亨其心曰志在下曰有與言終必亨初於困也 四恨其徐五教之徐四才弱而地隅五英姿而志鋭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説利用祭祀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説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舊以劓刖為傷於九四上六夫四弱難庇友豈能肆志君側上自處顛躓豈能陸梁竊按劓則氣不亨刖則行不亨言五值國艱不能通聲息運行無疑也雖處尊位實重厥憂故曰困于赤紱聖人教之誠敬以通上下之情徐者從容整理循輕重緩急之序而次第行之本誠敬之心以用徐不動聲色而自濟時艱矣　中者用徐之軌協於中而不過其施行自有漸也中則自直無偏倚豈有詭曲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豫之三以速悔免悔困之上以有悔致吉人何必以過為諱能見過內訟斯善矣悔者亨之機也曰吉行見吉不在應驗而在行事行事善即吉也

井䷯坎上巽下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井不以坎水為內而以為外且以巽為內者風氣不入於地下則泉原不活而難久水氣不升於地上則泉流不出而易壅　古者建國邑必審地脈觀泉流以養之本在此也夫邑之有井猶政之有大經邑可

改而井不可改。猶政之大經不可改也。政之不得不改者。所以因時而制變。邑之不容不改者。所以寧居而遠患。不改井者。善改邑者也。不改大經者。善改政者也。若改常法以就一時之便利。是貪一日溝澮之盈。而忘百年井泉之利也。夫惟不計一時之得。乃可定百年之規。變制病民者。胡不審諸。

井次以革。沿襲久而生弊。不得不議革。然改邑不改井。井中已寓革義矣。是故周監夏殷。郁郁其文。此改而妙於因也。其後有文勝之弊。此不改而敝於因也。漢文不用賈生之策。宋仁不盡行希文之議。昧於改邑之義也。漢

武知改邑而不知不改井之義故表章經學不足敵
開邊散民之辜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水氣上滋而生木此井養之性質也用木汲水以養人此井養之功用也人養德於心以裕其本此原泉之不窮所謂淵泉如淵也施德於人而無不足此惠濟之不窮所謂淵泉而時出也 刱與因視其人以致功必有堅剛之力乃不為浮議所移必有適中之用乃不為事勢所亂故惟剛中乃不急功以致凶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勞民者井養之厚力勸相者井養之苦心惟勞民乃可以勸相否則雖家至戶曉民不聽矣 勸相總是勞民之周悉無已所謂養而不窮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士有污行猶井之泥也其為時所棄非遭逢之不幸矣然亦有敗名喪節就污求售如華歆盧藏用雖時不舍莫掩其為泥井也豈與渫不食者同語哉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射鮒非自潤也賢者德被一方或化及鄉人如井谷之僅能射鮒也鄭康成黃叔度王彥方諸人是矣甕

敝漏者言即有物色亦無權藉未能汲引如敝漏之器不能引水也僎不遇公叔則以家相老越石父不遇平仲則以纍囚終武穆不遇宗澤誰知其恢復之才故士君子以有與為快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者陰中之陽陽體清而能潤物然必上升乃見其用夫初之污下無論矣二剛中困於下不能見功三以重剛處上下之間泉源清潔而尚難升達故以不食為惻 三剛介自持進退不苟世或以孤僻棄之不知其才德實足以利濟蒼生也曰可用汲曰並受

福特為高潔之士、著其實用、為我心惻、非惻渫井也、惻不汲者也、人之不汲、自失美利、何損於井、三正應上六、然上為五輔、非能以己意用人、故惓惓於王明之汲、王者為井主、百姓為往來行人、雖有潔泉、而主者不及、行道之人、敢施綆乎、惟有旁觀嗟歎、而已、夫井、何求於王明、而人待濟於井、故不得不求王明、求之者、以非王明汲之、則衆無以受其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朝廷養道、久而漸弛、弊端隱萌、如井久未浚、汙濘隱積、四以柔正之德、居井上卦之下、能剔弊圖治、靜為整理、是甃井以圖其可汲也、脩井者滌除積汚、濬發

清源理舊飾新即彖辭改邑之義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泉之水深而源遠者必寒寒泉者坎一六之正氣陰中之陽氣厚而純五居上卦坎之中秉水德之厚司養物之柄故稱洌惟寒故洌也淵泉之德洗心退藏不汲汲一時之功利而清洌養而不窮若其不寒則不洌矣漢文宋仁本寒泉而脩治未至若漢武宋神則修非所修而自鬱其寒洌者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不改井者立百世之基而慎其始監古垂憲之事收勿幕者興一世之利而宏其終刑措仁壽之效也上

老臣遇明王、為之宣化布德、故雖陰柔而、有功、有孚者、井之源遠而深也、源深遠故流久長、王道之博厚悠久也、　諸爻俱未發所以井之實、至上係以有孚、葢井道成矣、人但感王澤之渥、而未能知王心之純、故特著其本以明養道之非偶也、　凡凶事憂其始、防先幾也、吉事樂其終、慶成功也、井與大有、俱於上稱元吉、至善於是全矣、　井以人為義、必往來井井、而後成其為井、二之谷、三之渫、四之甃、雖具井體、而未展其用、至五上然後水上升而功著矣、井以陽為泉、四上陰柔皆吉者、近五而居上也、二三陽剛反無功者、遠於五而居下也、然則井德之至存乎人、而井

功之著繫乎時君子亦務自修其井而已

革䷰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去故也欲興善政先除舊敝蓋法當敝壞有必不容仍舊者而人情茍安不知利害之重猝然議革必滋疑駭故宜寬和曲諭待已日而事理明著人始翕然相從故惟非常之人乃能舉非常之事利貞者人與時適相當也夫以孔子鄭僑其始且有麛裘孰殺之謗况才德遠不逮者敢輕議革變乎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

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訓變其精氣有以相化也兌金主從革離火主訛化並具革金義天地變化因夫自然非強革也澤不撲火而能革火之燥火不涸澤而能革澤之濕是五行之變而得正也中少二女同居各從其偶而不違是人事之變而得正也

革之始人方疑貳以勢而強之從益啟爭端或憚而莫決尤滋之貳惟文明以審之說以斷之示天下以必不可不革人乃信矣文明則革之理徹說則革之勢順惟明斯說惟說乃成其明故於事為革而於理為因天地四時之革歲功之

正也湯武革命之事救世之正也故曰大亨以正正者信之軌也理信其至當即人不遠信終必信而無悔矣　胡氏云四時以相生為革離兌之交以相克為革愚按相生為革者流行變易之功相克為革者對待交易之用理無二也古今革命之善無如湯武然割夏之始猶待仲虺以釋慙殪殷之後尚煩東征之大誥甚哉革之難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火上澤下為睽猶火水為未濟澤上火下為革猶水火為既濟也蓋澤火之用必澤在上以下潤火在下以上蒸而後相革之功成故曰澤中有火澤之說與

火之明交變而成溫凉之用猶四時之交變而相成也定四時成歲者法久有差故革之時必重治之精其布算詳其步占使其法不與乾象相謬然後氣數不忒天時既明而人事有所準矣蓋於推算為革而實因天道猶之治法雖革而實因人道以革所不得不革也故不明於因之理者不能革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皮去毛亦變革之義用黃牛之革言用中順之道為變革也　革正有為之時而初勢尚淺故不可以有為其不輕為者所以為有為之地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

也

已日言事雖當革尚待日致詳審也既審自宜用斷故曰征吉　二性柔恐其緩以失機故勵以行有嘉三質剛恐其躁動激變故警以言三就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三居下之上值可革之時但負剛自用往而凶矣惟守正自惕再三商度乃克有孚孚者合人情宜土俗也或謂三就不類於季孫之三思歟曰革危道也當則百世之利否則致莫大之害三就者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非同季孫之惑也　又何之

非無所之也言三就有孚則革而當矣又何他岐之有益革時之得失不在革與不革而在革之審不審猶幹蠱者非剛不能而恃剛又不善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初曰鞏二曰已日三曰三就時尚有待才亦未可輒行也四秉剛德才與時稱而繫有孚於改命之上言革非一日所為孚於其素也　革非信不行信志者信之於志理既確然不爽羣情無有不孚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虎變非希革毛毨之説謂革之勇斷如虎張其威也僅以毛毨言未盡虎之用矣大人之文炳豈以山龍

火藻哉、謂其德化之赫然不可掩耳、 已日乃孚革道方興也未占有孚革道大成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凡始革時撓謀者由於廷臣而愚氓承其風故革之成必君子之文章潤色而後小人奉法從軌也然既革若復多動則國本必搖矣聖人於革上與三並係以征凶蓋始終危於言革也夫能革尤期能守上居革成居貞為吉漢初曹承蕭後固宜守以寧靜也

鼎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元者善之長也國家之元氣也剏制之始人情樂於趨新已有亨象然宜培養善氣惟懷永圖則國家元氣彌充諸福備至萬物咸亨矣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井鼎皆象物之卦井飲人鼎食人皆生道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故井鼎以水火為外體並以木為內體以生氣旺於巽木也五行之性火最烈土掩之水滅之金亢之惟木性曲直乃迎火而出其用以木巽火以者人以之也火有其用非麗於木不發故以木之巽

體巽乎火造化生生之妙聖人贊化之妙也　鼎象也亨飪也是假鼎象以起義使人知調燮經綸之有道也享上帝養聖賢是緣用鼎之重使人恩法天理物任賢圖治之不可苟也　天體高而清虛享之道尚誠誠取乎專一以為格也聖賢道大而隆重養之道尚敬敬取乎備物以為合也虛者還之以虛隆者予之以隆用物之繁簡以其類而用心之無大小者一存乎誠敬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烹飪之事火在金水之下而鼎取象於火上者蓋前之革金水交變火在下熬煉已深至火之精神上入

食味中而鼎之養道成矣故木上有火為鼎木者鼎養之生氣也　改命為革新命為鼎人知創制立法為新不知創立之慎重不苟必期於貽庥深固故不曰新命而曰正位凝命周室初定汲汲於拜丹訪範制禮作樂正所以凝命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人因有過而速改猶鼎之因顛而出否去故趨新之事也改過者以求還善猶之得妾者以求有子是吝生悔悔生吉之道也夫鼎之初革之末也故出否仍是去敝之義春秋楚自吳入郢後復為吳終纍所敗

子西曰乃今可為矣於是改政以定楚國是能因敗為功以顛趾而有濟於鼎者顛趾幾於悖矣而猶有望者過未及而可改也惟能改而出否故云未悖從貴非謂應四也惡為賤善為貴因顛趾而出否則其趨於善也不難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非初仇二乃二仇初非道之說無因而至近而不相得故仇仇斯矣（即）然二剛中自不可犯故不曰我不即而曰不我能即　二内為初係而疾三外為四掣而悔交遊耦俱間足傷品望而損功名是以君子遠小

人如遠泥污避權奸如避荆棘　人臣必自愛其鼎乃能為國家致調燮之用故於二之有實致戒焉惟其有實更當自重其實惟慎所之乃不褻其所有晏子所謂和而不同知調鼎之義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上為玉鉉三與同德相應而為五明聽之司故象鼎耳特以與四名位相次為所傾軋雖膺事權而不蒙寵眷莫行其志曰革曰塞曰不食傷之也然剛巽之節終當見信不得君之悔必可虧矣　三本行義者而為權臣所擠則於君臣之義未為得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二賢士三蠹臣四不能與之和衷任事而偏執私意惡異喜同以鼎新國事付之小輩致覆公餗其得罪於宗社生靈極矣雖倖逃國典清夜能勿赧顏　既任鼎新之重自當開誠布公虛已度物而違衆自信又偏信其私人至於覆餗當日所信何如乎令其恝然內詰奚以謝天下也王安石果於變法輕信呂惠卿至大壞宋事可為明鑒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黃耳而取金鉉金之堅於黃之順尤宜也若但以柔

輔柔濡忍寡斷於鼎奚裨五與上俱良臣故並為鼎鉉而配以金玉一剛中一剛居柔所謂金玉其相也維新之化必良臣為之宣布猶鼎之實必待鉉舉之否則雖有嘉珍人不得食矣五文明之主推誠任賢而猶規以利貞者蓋鼎治方興而四權臣初小才內掣外擾有二與上之良弼必賴五之秉德堅貞信而勿貳庶幾協心燮理成久安之治也　君臣之交虛文相縻則奸回得伺其間故禮下必出於誠象傳言大烹養賢主敬也此言實存誠也不誠且敬不能凝命

上

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溫潤而澤縝密以栗玉之德也上以剛居柔舉行鼎治是以玉為鉉也較二之鼎實剛而能慎佐五之黃耳貞而有斷和美之理實嘉賴之曰大吉无不利慶成功也　新政方行天下傾耳注目疑撓者相半非大具識力未敢任也故上與二並以剛勝而非可徒恃其剛也故二之剛戒以慎而上之剛貴其節

震☳☳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得乾之初氣有乾乾惕若之德自強不息之用故以陽在下名震而尚恐虩虩啞啞即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益計慮周則神明有主不亂所以能解兵於談

笑之間折衝於七鬯之內春秋傳所謂好以整好以暇也祭遵之雅歌投壺謝安之賭墅克秦其諸暇生於整者乎無其才略而徒效其寬簡則謝萬之如意指揮敗於疎也故理以定心心以制事理得則神閑氣定非矯情鎮物也知內省不疚之義庶幾語此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則者事之制猶物之有權度也權度在我則物之輕重長短不能違制事者規畫素定則緩急常變無不宜焉故必有素定之謨猷乃能應猝至之疑難遠

邇之驚懼怵於勢也怵於勢者衆人之張皇君子之恐懼惕於理也惕於理者一人之謨略故臨事而懼非若殷深源之遇事周張也　震自外來者為震驚震自心生者為震奮在外之震悍於勢而易披在心之震强於理而莫屈有其在心者則不畏其在外者曾致福有則之主而與遠邇之衆同其驚怖哉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洊雷者天之示人脩省也以天變為不足畏者不知敬天安能治人　君子平日內省無惡及震來而恐懼是臨事又加審慎也曰脩省則確然有以制天人之變矣如孔子燕寢恭安是平日之恐懼脩省也戰必慎迅烈必變是震來之恐懼脩省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爲卦主即彖傳所謂可以守宗廟社稷者而有剛正之德神武之略倉猝而定非常之變晉悼漢文始立時似之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勢值危厲而爲一時小利害所牽懷土戀安坐爲人困由不審於輕重得失之數也二能不惜貨貝之喪而深計夫避强就安之策固守勿逐所以有意外之

得盡惟識素裕故能以不利為利也大王避狄遷岐所以肇興王迹若後代奔竄計出倉皇異於九陵之躋非計之得矣　乘剛非乘暴也二力不及初而所處偪近不容兩立二能審權度勢擇險圖存此知己知彼深於强弱成敗之數者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庸人遇變倉皇、委頓失措、蘇蘇盡其情狀矣、由素不自振、是以如此、苟奮然於創鉅痛深、厚自惕厲、則志足帥氣、可轉危為安矣、故无眚、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以下畫陽為動主然初之陽當位四之陽不當位

當則致福不當則泥　四陽居陰位陷上下兩陰之間氣鬱結而不伸故曰未光陳龍川與朱子引此爻云馬有拖泥帶水能使其道光明乎味斯言知君子當自奮發無為形勢所錮流俗所滯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好大貪得者多事多喪而恭謹小心者不喜事而自能立事五慮患深而操心危雖頻臨事變自能成恢定之業震以初九為主然初主器英姿五倦勤耄君也而不貪不逸故能裕後垂休　以大訓億固然然億盈數也謂萬萬無失也竟言之曰億无喪極言之

曰大无喪其事在中言動不踰矩也初之有則五之在中皆慎重秉道故可以制天人之變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震動不尚柔而尚剛又在善用其剛故初以陽得地而福四以陽不當位而泥柔者遇變計無所措故三蘇蘇而上索索雖然剛有才而善用其長則當機雄略可以制變柔無才而善用其短則先機小心亦足弭患震于其鄰者先機之深心也　智不足則中心無主敬有餘則志氣不浮而無主者變為有主矣畏不畏者存亡之大關也鄰戒而我不戒安能必鄰之

無虞以蔽我而晏處自若也

艮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通內外以為言內泰天君之宅百體自從其令外恬大公之宇萬物自無所囂不獲其身者克己之學不見其人者成物之學

何以不取心而象背心為太陽背則陽之靜鎮心之宅也其於人之身猶天地間之岱宗鎮大地而長百靈者也故君子尚內守焉背為一身之陽心陽中之陽非背不能止心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主止而兼動靜非動之止不見其能止也時止則止戒懼不覩聞也時行則行發皆中節也蓋任意為行止則動靜皆非其所因乎時為行止則動靜皆止其所矣故不失其時非任意之為而所之為也人心一有意見即有障蔽故逐囂者之障蔽易見而耽寂者之障蔽難知也動靜不以意而以時則內外通徹理適其所故曰光明

所者理也理隨時而在所即隨時而定瞬存息養持守堅凝因時動靜理無少溢曰止其所人無一日無感應情偽利害之敵視聽言動之應應可也與之不可也應者心之流行應而不與天理之流行於內外而止其所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下上俱艮兩山相兼止之極也是兼内外動靜而止其所也夫動靜失時莫止其所必由於思思者心之動也位者止之所也隨時有位隨位有理深求位中之理自無位外之思使有出位之思内而徇己則但見有身外而徇世則但見有人既非吾分所宜雖公亦私雖理亦欲矣非其位即非其時非其所也君子位隨時異思隨位止是故隱居求志位在隱思在求志也行義達道位在行思在達道也故素位而行即君子之時中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趾者所以行艮趾非錮之而强使止時未當動克自止其所也然初陰柔恐守理之力弱故勉以永貞正者行止之矩不獨動於非禮之失正也動非其時雖合理而非正矣故初之時止為不失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腓欲行則先動者有以止之而善其動則無動非靜矣故艮腓異於咸二之咸腓也彼躁動此不苟動也然二以隨三而能資三之剛止以堅其柔静乃不能以己之柔順拯其剛狠心不快者見同事相規分所宜然而三剛執不肯退聽負良友之苦心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夤為夾脊肉而限居脊下身所由以伸舒者或云夤即脊骨一身氣力由此出强錮其限則氣無以運而列其夤矣艮之道諸爻時位各殊故為止各異而歸於止其所蓋所有定而所以隨時者無定三處限位正動時也不當止而止則止非其所理閼鬱而不暢心之不適自為厲矣　身世之際感應有其理焉猶身之限血氣所運動强欲止之則身世睽隔而物理不通夫心為應物之宰逐物非以存心絕物亦非以安心物理既違心之不安孰甚焉故曰危薰心　觀

咸艮二卦可知吾心之體用咸主感而戒人之妄感艮主止而戒人之強止咸以艮正其體艮以咸妙其用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艮身非艮限比也處靜之時秉靜之德能止其所而身不妄動聖人明其義曰止諸躬謂止其躬之所也謂艮止之學不必遠求於己取之而已　觀艮身之義知顏子之四勿觀止躬之釋知孟子所謂踐形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語默之間可以觀德器之靜躁而言之當否又可覘

學養之淺深惟艮輔而後能言有序然艮輔又必言有序一於不言則人已上下之情隔流為艮限矣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艮主上畫陽然非二陰柔順莫善其止猶震主下畫陽非二陰柔靜莫善其動也上主全艮陽而蘊陰故曰敦艮敦者内外交養物我兼善艮道大成止之極也　初趾二腓四身五輔皆動官也動者宜有以靜之乃善其動故初二四五並善三限靜官也靜者宜有以動之乃全其靜故三強止而厲諸爻皆取象人身上則合動靜隨時之義為功艮道之全不專取一體也　坤用六曰大終坤厚載物而艮本坤體得乾之上陽以成卦陰陽之氣於焉渾合而凝結無間矣

故上曰厚終以巽於三之枯陽也

漸䷴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易於士之出處每取女象者以女貞勵士節閑其熱中之念也故觀漸之旨而知仕以行義非以競名也有不自衒之臣而後官方肅有不自媒之女而後家道成　士或有砥節於初服而損望於當官者故於女歸又戒以利貞貞則始終有從容自得之道無欲速希寵之私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春秋書女適人在室稱女在途稱婦重婚姻謹始也故傳女歸先以漸進謂女不遽歸必漸進乃吉也得位謂得其所宜之位如優於農政者職地官長於禮樂者職春官是也夫惟居官之適協而後有正是四國之鴻猷此有功所以屬於得位也惟始進之不苟而後有正色立朝之風裁此正邦所以本於進正也古之人必由鄉賓升於司徒司馬否則必徵聘而後出始進既正故其君臣以道相洽而可大可久立功不朽吁始進之時不獨係生平之品望亦終身事業之權輿也可不慎哉

剛中之主以漸道圖治故用人皆以正而進相與正邦而有成功

止巽者靜

以鎮嚚順以慮事有以鎮之則紛不能擾有以慮之則歧不能惑所以正邦有功也否則動而輒窮何以成功其本艮止之學以用世乎此漸所以次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漸與蠱俱合艮巽成卦而山下之風不生於木故蠱而成蠱漸則風在山上生於木而木以漸長故曰山上有木　居德乃能進以正善俗乃成正邦之功君子治己治人之學不志銳而躁不氣浮而間居之善之總以漸進為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鴻居依水不染塵汙潔也序而不亂禮也羣啄不爭仁而廉也失耦不更配有不二心之節焉故以象君子初居下位無推揚之人動遭曳掣抑抑畏咎懵茲多口安能與不知己爭哉自問其心而已義无咎者謂士之於世當求不失其義無務逭於浮言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磐渚中之磐鴻居渚而飲啄于磐猶士居朝廷而陟乎要津也衎衎之吉言其退食委蛇有從容自得之度　詩詠不素餐魯論言後食朝廷不鄙鐘釜之頌士當自審受祿之義非特慎一己之廉隅乃以重國

家之典制常家之辭堂饌其刻意清修如此而或以為矯抑過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三與初二四有僚友之誼初干二磐而三乃離而之陸過剛不中違衆而孤行也　三離羣醜不與善類同其功非正也上超羣醜足為士君子之儀變而正也顯晦何常惟其正而已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四居三右如木高於陸有競啄者偪處榆枋之下豈能安於上哉得桷无咎亦曲謹自全之計也　順者外不與人爭功競權巽者內能深思自盡其道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五羣鴻之長處高得中漸磐者腹心之佐也而三四間隅權未專屬不能有功然五推誠與之終當破羣論之間而成相孚之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鴻飛冥冥不與雛啗者儀於廷而高翔層霄之上羽

翰修潔自可儀象漸之時不少事功而少節概上獨超然富貴之外可以勵廉恥而媿貪鄙則高士之有裨教化視一切用世者功孰多者哉　夷齊者百世師也嚴光周黨東漢之風節所自倡也故士有介節而後天下有風俗風俗正而後天下可治而不可亂

歸妹 ☳☱ 震上兌下

歸妹征凶无攸利

有丏澤呈身之士則羞名器而壞朝常有淫奔自媒之女則玷婚姻而索家道曰凶曰无攸利所以垂極戒慎始進也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

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男女之情人欲也聖人大其義於天地者欲人於情欲中求天理而自坊也蓋妃匹之際萬化之原女道之終人道之始也女道未正其終人道又安能正其始婚姻非不尚說也而禮不可自徇其所說故臨以父母申以媒妁男且不得越禮而求女女可越禮以求男乎曰所歸妹歸獄於女也　位不當失其序也陰陽失其序則陽不能制陰而反為所乘閨闥燕婉之私恒有以錮人之智勇而不覺曰柔乘剛言既越禮而奔我則亦能違分而乘我也在家為婦制其

夫在國為女后專制宵小擅威福外藩抗中國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陽澤陰雷陽內主而陰從故其說正而為隨歸妹則陰先陽後其說不正故不曰雷在澤上而曰澤上有雷澤內為主也君子觀象而有感於歷代女禍之由也不敢不嚴其始焉夫必早知其敝於始乃能弭其敝於終以唐宗之英察而武氏已在宮中不能杜禍於未萌知幾之難難在寡欲而清心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居下無應娣也非匹也率娣之常而亦足承走趨

之役也初跛能履二眇能視言職有大小志有屈伸而君子無能不能　恒者不易之操時中之本有恒則進退小大皆得無恒則進退小大皆失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幽貞與履之二異履二無應則以泉石自娛此有應則幽貞者溫恭小心不激於意氣隱致其靖共匪懈之正道也　未變常者謂以身許人則隨分盡道守其委贄不二之常與初之恒同一義也吁至聖屈於委吏程明道困於條例司米鹽簿書之細重困牛刀之割豈非志士所深歎而聖賢循職自盡迄不少懈

視後世之鄙夷小官、酣飲自放、或悻悻投簪者、量懸殊矣、觀初娣以恒、三眇視不失常、則知婦事夫、臣事主、不得以榮枯疏戚殊情、惟守其不二心之常而已、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須女之賤義在以身藉人也有藉人之義不可有汲汲藉人之意有其意則人且不為所藉而有反歸以娣之辱兄以三為主歸妹三為之也故獨醜其辭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女子以從人為正而有愆期不遽從人者不敢自苟以辱其身也吁不字之貞女不食之介士豈好為苦

節以釣名哉自制以義而已故由凡流視之則奇行也自義觀之則遲歸有時守正之常分也有待而行見擇人而從相時而動進退之大道也故東山高臥非不志在蒼生而孟光三十而嫁正以遲歸爲得也

歸妹雖與漸反而聖人以漸義正之初與二仕不得君而當守其視履之常三惡其須四取其遲者所以勵廉恥之節也蓋既委贄雖處非其地宜循分自効未通仕籍則待時而行皆正已之大道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帝乙歸妹、見三代帝王、忘勢下人之意、不以勢驕者自不以文侈夫上有降貴從夫之女下豈有淫情不淑之婦哉人倫正而風化大行矣　帝女治裝下嫁、不以君臣之分廢夫婦唱隨之序、猶人主北面受書、不以君臣之分廢師弟授受之禮、能以虛誠下賢、不徒以虛文相縻也、曰以貴行、見不自貴者乃貴、不以勢位為貴、而以道德為貴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女無實德可以宜家、雖承筐亦為虛文、士無實德可以致主、雖竊位不過虛榮、